

然后抱起我转头跟威西说：「快去开车。」

我就任由时羽抱着我，他好像跑得很快，但是我就像是躺在厚厚的棉花上，伸手摸着哪里都是软绵绵的，使不上力，脑袋晕晕沉沉，只觉得浑身发热。

又过了一会，好像是在车里，时羽抱着我，坐在后座。

我觉得身上好热，伸手拽着自己的衣领，很用力才能把眼睛睁开，看到时羽焦急的样子，突然觉得好可爱，好想亲一亲。

我双手搂着时羽的脖子，嘴里说着胡话：「时羽，抱抱。」

他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，使自己听上去没那么可怕：「亦清，我们马上就到家了。」

我把头埋在他的脖颈间，一只手扒拉着他的衣领，把领带拽开，又开始解他的衬衫扣。

他攥住我的手停住我的动作，眼睛瞪得通红，牙齿咬得「吱吱」响，但是语气很轻柔：「亦清，不行。」

我大脑混沌一片，只是无力地在他颈窝里哼哼唧唧。

他拿出手机，打了一个电话，对着电话说：「焦姨，给亦清放一缸凉水，我们马上就到家。」

又过了不知道多久，我觉得浑身燥热难受，一直想要挣脱衣服，时羽就紧紧地抱着我，不让我乱动。

到家后，他抱着我往楼上跑，听到后面焦姨关切地问着：「苏小姐这是怎么了，水已经放好了，快去吧。」

然后我感觉外套和裤子被脱了下来，里面穿的衬衫没有脱，整个人浸在了冰凉的水里。

我嘴里嘟囔着难受。

时羽就拉过我一只手，放在嘴边亲吻着说：「没事，一会就好了，我在这陪你。」

我在水里的另一只手，还在无意识地拽着衬衫扣子。

又过了一会，意识渐渐恢复了，身体也开始感受到了冰冷的水温，眼前的视线也清晰不少。

低头看了看自己，衬衫扣子已经被自己完全解开了，里面只穿着内衣，下身只穿了一条内裤，侧头看到了时羽蹲在浴缸边，攥着我一只手，眼神里没有情欲，只有担心和愤怒。

我还是没什么力气大声说话：「时先生.....我好了。」

他站起来，把我从浴缸里抱出来，放到旁边的椅子上，把我已经湿了的衬衫和内衣内裤都脱掉，拿过旁边干净的浴巾从头到脚把我擦干。

之后找出睡衣帮我穿上，把头发吹干，又把我抱到床上后，亲了亲我的额头，温声说：「你好好休息，一会我让焦姨给你送来吃的喝的。」

我无力地点点头，轻轻拉了一下他的手说：「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」

「不关你的事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处理一下。」

然后就转身走了。

至于他说的「处理一下」，不知道是如何解决。

总之，那天到深夜，他才回来，来我房间看我之前，还特意洗了澡，但我还是看到了他的两个手背关节部分，全是严重的擦伤。

很久之后，再次看到那个黄毛，满口都换了金牙，从额头到耳后有一条长长的疤，鼻子似乎也长得不太对劲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

第二天是周末，正好放假，我精神也好多了，出去看到时羽在抽烟，看烟灰缸里的烟头数，已经抽了不少了。

之前就看到家里有烟灰缸，但是从没见过他在我面前抽过烟。

他看我下来了，赶紧把手里的烟掐了，站起来，拉着我的手问我感觉怎么样。

我低头看着他的手，轻轻地摸着骨节上的伤口，他看了一眼把手收回来，接着问我想吃什么，让焦姨做。

我说想喝小米粥。

焦姨在厨房做饭，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，一言不发。

还是我起身去拿来药箱，拉过他的手，准备给他上点药。

他看着我在认真地给他上药，默默地说：「对不起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遭这份罪。」

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可能连学都上不起，」我顿了一下，又说，「是我给你添麻烦了。」

虽然我不知道那个「东哥」是谁，但是从两次两个人提到的情况来看，也不是普通人。

我接着说：「你这样对黄毛，那个东哥不会找你麻烦吗？」

「不会，对我的人动心思，跟谁说都不合规矩，你放心，以后不会让你再发生这种事了，以后不是我接你，我也只会让威西去接你。」

我给他上完药，看着他点了点头。

粥也好了，我在餐桌上喝粥，他已经吃过了，但是也在餐桌上玩着手机陪我。

我突然觉得，谈恋爱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觉啊？

从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来看，他肯定是没有结婚的，正牌女朋友，应该也没有，要不然不会陪我过元旦。

但是转念想到之前在酒吧，那两个女生对时羽的态度，黄毛口中说的「换人啦」，还有黄毛之所以敢对我做这样的事，自然是没把我当成时羽的女朋友，如果以为我是时羽的女朋友，我觉得即使多张狂，也不会有胆量给我下药。

那么时羽身边的女生应该是不少，只不过都是玩乐而已。

想明白了，就觉得之前自己的想法真是可笑，有这么一点依靠就好了，还想要什么脸面。

接下来项目就要做到尾声了，大概还有一个多星期就结束，这几天时羽也没有来别墅，自己也忙着工作，没时间想别的事。

项目结束，整个项目组的人就要去团建，我让威西不用去公司接我，我跟同事一起走，晚上结束了，再告诉他地址去接我。

没想到公司的团建会在酒吧，不是上次时羽带我来的那家，这家要闹腾很多，灯光很暗，头上还有一闪一闪的射灯，他们包了一个大卡座，大家都很开心地在喝酒。

其实现在，我还不是很清楚时羽一共有多少产业，我又很少来这种地方。

这时候组长 Aaron 坐在了我旁边，大概是看我不太融入大家，过来跟我聊天说：「亦清，这段时间的实习，感觉怎么样？」

我客气地说：「跟大家在一起工作很开心，也学到很多，谢谢大家。」

说完，Aaron 就拿起酒杯要跟我喝酒，他看了一眼我的杯子说：「你怎么还喝橙汁啊。」

转头就跟服务员说来一杯长岛冰茶。

我赶紧说：「我不会喝酒。」

他笑笑说：「都是从不会到会的，何况，是茶不是酒。」

我心想，我今天来酒吧的事，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时羽说，要是喝了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虽然目前还没见过他跟我发脾气，但是看他对待黄毛的样子，给我一百个胆，也不敢惹他。

正当我看着眼前这杯酒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我旁边的卡座上有个熟悉的身影。

是时羽。

旁边还挎着一个女人。

我看向他的时候，他也看到了我，酒吧闪着的灯，让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总之，不会很开心就是了，甚至透露着凶气。

不过下一秒，他就没再看我了，只是瞥了我一眼，就继续跟身边的男男女女说笑了。

他身边的女人时而在他耳边说着什么，然后两人哈哈大笑，时而还在时羽的脸上亲一口。

Aaron 看我眼睛直直的不知道在看什么，叫了我一声，我回过神来：「不好意思 Aaron，我不能喝酒，家里人.....不让。」

他点点头也没再说什么，大家玩得都很开心，只有我格格不入的样子。

毕竟旁边有个恶神在盯着你，你怎么能有心思玩。

看大家玩得差不多了，我也提前让威西来这接我。

Aaron 提出要送我回家，我也婉拒了。

要走的时候，看到旁边那桌不知道什么时候散场了，出门上车，发现时羽居然坐在车里。

我一上车，他就冷冰冰地说了句：「开车。」

看来他今天喝的不少，声音都有点哑哑的。

一路上三个人都没有说话。

到家之后，时羽意外地让威西也进来。

我换完鞋，就准备上楼，想着时羽应该有事要跟威西说。

结果身后突然来了一声响亮的耳光，我赶紧回头，发现威西已经一手杵着地面，一手捂着脸，嘴里说着：「羽哥，我错了。」

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直觉让我觉得和我有关，因为现在威西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送我。

接着，时羽就说话了：「苏亦清去酒吧，我为什么不知道。」

我赶紧跑过去，挡在威西面前说：「威西不知道，我是跟同事一起走，去团建的，我到了地方，才告诉威西地址来接我的。」

时羽好像没听到我说话，继续跟威西说：「我让你接送苏亦清，不只是当她的司机，结果，她去喝酒我都不知道。」

我拉住他说：「时先生，我没有喝酒，我也不知道会来这团建，因为是跟同事，所以觉得这不是大事。」

他终于看了我一眼说：「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自己去酒吧吗？」

我说：「我是跟同事一起.....」

「同事也不行。」他说的很坚决。

我转头对威西说：「威西，你先回去吧。」

他看时羽没有拦着，就走了。

我知道，时羽不是真的怪罪威西，只不过，如果只是口头对我说说，想来我也不会把这事太当一回事。

我也的确明白了，不要试图钻空子，挑战他。

看他还醉着，我就去倒了杯柠檬水给他，然后就回房间了。

他现在的样子就像一头猛兽，还是少招惹为好。

溜回房间，洗了个澡，还心有余悸，本来以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以为他没有看上去那么凶狠，现在看来，是我想多了。

我正躺在床上发呆，房门突然被打开了。

时羽酒气熏天地走了进来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坐了起来。

他直接扑了过来，把我压在了身下。

酒气喷在我脸上：「苏亦清，我是不是对你太好，让你忘了你自己是谁？」

我顾不上想我究竟是谁，只想挣脱他。

可是我越挣脱，他压得越紧，他直接双手固定着我的肩膀，自上而下地俯视我：「不许动。」

我看着他的样子也不敢动了。

他开始胡乱地亲吻着我的嘴唇和脸颊，我侧着头想要躲开，脑海里又出现了，今天他在酒吧里，那个女人也亲吻他的嘴唇和脸颊，我就觉得恶心。

我趁他不注意，抽出一只手来，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。

扇完他，我就像不小心踩了老虎的尾巴，吓得身上不自觉地抖动起来。

他也愣住了，我以为他会很愤怒，但是他却出奇地冷静，只是盯着宛如筛糠的我好一会，然后起身走了。

我在床上躺了半天，才让自己的双手可以平稳地拿起床头的水杯喝水。

过了今天，我就正式开始我的假期了，不用上学也不用工作，他也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倒也悠闲自在。

除了看看书看看剧之外，还想跟焦姨学做几个菜。

晚上倒是都会来，看我在家，也不跟我说话，身上混着各种香水味和烟酒气，我也懒得搭理。

实在有一天无聊，听说郊区有个文化产业园区，搞了个什么冰灯展，我就让威西来接我去看冰灯。

做得还真不错，像冰雪奇缘里面的宫殿一样，我看着五彩斑斓的冰灯问威西：「你觉得时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」

威西笑了笑说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我逗他：「这有什么不知道的？他对你那么坏，还无缘无故地打你。」

他倒是很想得开：「他不是无缘无故，我没有做好事，他是担心你。」

我觉得很过意不去：「对不起.....」

「哎哟，苏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跟我说对不起。」



我们沉默了一会，他又开口：「我以前有个姐姐，不知道怎么被蛊惑了，借了裸贷，最后还不上，那帮人就逼我姐去做那种工作，就是东哥那帮人，后来我姐姐自杀了。」

我没想到威西居然还有这样的经历。

「我当时只是跟羽哥手底下的人瞎混，也没个正经事，我姐姐被逼死了，东哥那帮人还不死心，还来找我，最后还是羽哥帮了我。」

他看我一脸沉重的样子，咧了咧嘴，想缓解一下气氛：「所以，你问我羽哥是什么人，那一定是我这辈子很重要的人。」

没想到时羽还有这样的一面。

虽然很难开口，但是还是很想问一问：「那.....他身边，像我这样的人多吗？」

威西的眼神开始有点闪躲说：「你这不是逼我犯错误吗？」

我笑了笑：「没关系的，我只是.....好奇。」

他想了想，一边眼神瞄着我的反应，一边迟缓地说道：「其实，我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生，学习好，长得漂亮，不像是会.....」

他没说出来，不过我也能猜出来他要说什么，苦笑着没说话。

接着，他又调转话锋说：「但是，羽哥对你挺特别的，没见过他对谁是这样的。」

「就比如说上次黄毛的事，要是换成以前那些.....」威西看了一眼我的反应，咬着牙说了下去，「要是换成别人，可能不会这么大反应，简单教训教训得了，毕竟还是给东哥一个面子。」

「你是不知道黄毛被打成什么样，我一进屋，要不是头发，我愣没看出来那是黄毛，全身上下没一个好地方，黄毛那人不咋地，我们都看不上他，我就是有点担心羽哥的手，我怕给羽哥手打骨折了。」

我听着都觉得有些害怕，接着问：「那个东哥会找时羽麻烦吗？那个东哥是什么人？」

威西接着说：「东哥找麻烦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事也是他们不占理，偷偷搞了些小动作，羽哥也都摆平了，他是开 KTV 的，要说产业，没羽哥的大，但是总巴结些达官显贵，没少干违法的勾当，大家也就懒得给自己找事，尽量不去得罪他。」

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威西看我听得入神，赶紧跟我说：「苏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跟他说我跟你说了这些。」

「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跟他.....也没什么好说的。」

「对了，你知道他多大吗？」突然想起来，还一直不知道他的年龄。

「什么多大？」

「年龄。」

「哦哦，年龄啊，具体的不太清楚，不过听到别人说过，今年 32、3 岁吧。」

「那生日是哪天你知道吗？」

「生日不太清楚，没见过羽哥过生日。」

晚上看他回来了，想到之前为自己那么教训黄毛，心里还有些感动，也尽量热情地问他吃没吃过饭，要不要一起吃。

他看我心情不错，态度也好了很多，坐下来跟我一起吃饭。

「听威西说，你们今天去看冰灯了？好看吗？」

「还不错，做得挺有心的。」

「威西陪你去看冰灯，倒像是你们两个在约会。」他似笑非笑地问着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我也顿时紧张起来：「不是，我是怕你有事，反正我要干什么你不是都知道吗？」

他笑了笑说：「逗你的，你.....很怕我吗？」

废话，听过、见过你的处事风格的人，谁不怕啊，但是只能嘴硬地说：「没有，就是，说清楚比较好。」

他抬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

吃完饭，我就在屋里转悠，看到酒柜里有好多酒，酒柜也插着电，估计这些酒是有特定保存条件的，就问他：「这些酒贵吗？」

「多少钱的都有。」

「那这里最贵的一瓶是哪个呀？」

「这是我从家里随便拿来的几瓶酒，」他边说边往酒柜这边走，站在酒柜前，指着其中一瓶说，「这瓶罗曼尼康帝。」

我看着他眨了眨眼睛说：「那我能尝尝吗？」

他揪了揪我的耳垂：「小孩子怎么总想着喝酒。」

我也伸手揪了揪他的耳垂说道：「是不是不舍得给我喝？」

他二话没说，就把酒拿出来准备开瓶了。

他拿了两个高脚杯，倒了两杯：「少喝点，喝多了难受。」

我酒量的确不太行，感觉没喝多少，就已经有点上头，嘴上嘟囔着这是假酒。

后来我才知道这瓶酒要 20 多万。

他扶着我给我送到卧室，还不忘教训我：「不能喝酒，还总要喝，污蔑我的好酒，看你以后要是跟别人出去喝酒，我不把你腿打断。」

然后给我盖好被子就出去了。

喝完酒头晕晕的，但是人却特别兴奋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很想去看看时羽的房间长什么样，看看他平常在房间里都干什么。

蹑手蹑脚地钻出被窝，就往时羽的房间跑。

敲了半天门，也没有回应，手搭在门把手上，发现没有锁门，就自己走进去了。

原来他在洗澡，所以没听到敲门，看到他房间的装饰就挺简单的，一张床，一个床头柜，旁边是衣橱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想了想也是，这里也不是他的家，倒也不需要放很多东西在这里。

东张张西望望，浴室里的水声就停了，不一会，他就从浴室里出来，腰间围着浴巾。

他看我在他房间明显吓了一跳，呵斥我：「你怎么来了，快回去睡觉！」

「我想看看你在干什么。」

「嗯，你看到了，快回去吧。」

「我还没看完呢。」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虎胆，说的酒借怂人胆大概就是我吧。

他低头看到我又没穿拖鞋说：「又不穿拖鞋，大冬天的。」

然后我就跳上了他的床，笑嘻嘻地说：「现在不凉了。」

他抱着胳膊看着我作死的样子，咬着牙说：「酒你这辈子都不要碰了。」

我躺在他的床上翻滚了好几圈说：「你的床舒服，我要睡这个床。」

他这个时候走向我，双臂支在我的耳边说：「你确定要睡这张床？」

我盯着他，没说话，大脑处于即清醒又迷离的状态，能听懂他说什么，但总是慢半拍。

他又很认真地问了我一遍：「你想好了？不走了？」

我想了想，点点头：「想好了。」

他抬手撩开了我脸上的头发，又摸了摸我的脸颊，弄得我痒痒的。

接着，他的头就低下来，嘴唇轻轻地贴在了我的嘴唇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紧闭着嘴巴不敢动，身上也僵硬得像个木头。

他在我耳边轻声说：「别紧张，放松。」

又柔和，又有点像命令的语气。

我大气不敢出。

他又接着指导我，我跟着他的话，渐渐也放松下来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的，第二天，在他怀里醒来，我还觉得有点害羞，不敢看他，就闭着眼睛装睡。

「醒了就不要装睡了。」

「你看到了？」

「你睫毛抖得也太明显了。」

如果说昨晚的事让我不好意思的话，今早面临的赤裸相见才更让我无法面对。

躲在被窝，不想下床。

「你还真赖上我的床了？」他一只手帮我缕着耳边的头发说。

「我还没睡醒。」我又往被窝里缩了缩。

他叹了口气说：「好吧，那我先起床了？」说完，撩开被子，就下床了。

突然看到他的裸体，还给我吓了一跳，直接钻进了被窝里。

就听到被子外面他的声音：「唉，亦清，你叫我说你什么好。」

然后，他就把我的睡衣从地上捡起来扔给了我：「穿上，快点下楼吃饭。」

听到关门声后，我从被子里探出头，看到他出去了，赶紧穿好衣服，下楼了。

看到他在吃早餐，我就在旁边坐下。

他看了看我说：「下来了？坐着舒服吗？」

我想有啥不舒服的，后来反应过来，红着脸瞪他一眼。

他笑了笑说：「焦姨，一会给我房间的床单换一下吧。」

我更羞得满脸通红，饭都吃不下去了，起身就要走。

他赶紧拽了拽我的手说：「亦清，不逗你了，你好好吃饭，是你爱喝的海鲜粥。」

总之，时羽这个人一肚子坏水儿。

我最近放假在家，又快过年了，他也不太忙，总是在家缠着我，晚上也不去别的地方过夜了，跟我腻歪也不避着焦姨，搞得我都不敢在大厅待着。

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吧，逛逛街也行。

他也说好，说平常也不见我逛街买买衣服什么的，看其他的女孩这个年纪都爱美，他忙就让威西去陪我买。

想想他之前总不在家的日子，每天威西接送我上学放学，上班下班，我有什么需要也都跟威西说，逛街还找威西陪我逛的话，他是真不怕我跟威西跑了。

过年商场还是挺热闹的，新年新气象，都想着过年穿身喜庆的新衣服。

我看到一个红毛衣挺好看的，让时羽试试，他坚决不要，我说你平常总是黑白灰的，过年了，换换心情嘛。

在我的执意推荐下，他总算是去试了，试完还说不好看，坚决不买。我觉得蛮好看的，我说：「真的很好看，这几天在家穿嘛，这个男女同款，我也穿。」

最后还是买了，我鼓动他现在就穿上，我们一起，他今天心情应该是不错，很不乐意，但还是穿上了。

这才有点过年的样子嘛。

我拉着他的手，在商场里闲逛，看到好看的衣服就试试，觉得不错就买了，偶尔我也会抱怨衣服太贵，他就会说「还好」，然后买下来。

店员就很谄媚地说：「美女，你老公对你真好。」

可能在别人眼里，我们真的像一对情侣。

但是一转头，我就被打回了现实。

居然在商场碰到了王警官，他身边的，应该是他父母。

他们也看到了我们，时羽拉着我往那边走，客气地对那个长辈说：「王局长，跟夫人和孩子逛街。」

看来时羽认识王警官的父亲，王局长看上去的确有着高官的稳重气质，对时羽点点头：「时先生。」又看了一眼身边的我，没什么反应。

我能看到王警官一直在死死盯着我，那种失望与不屑的眼神，我永远不能忘。

他们又客套了几句，就各自逛街了。

本来好好的兴致，现在也突然没了。

就跟时羽说买的差不多了，回家吧。

他没说什么，拎着一堆购物袋放进后备厢，就开车回家了。

一路上我大概也能感觉到他心情不是很好，也没跟我说话，我也疲于周旋。回家就上楼回房间了。

过了一会，他拿着我今天买的衣服进来说：「你今天买的衣服我给你挂起来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然后就看他进了衣橱，过了一会出来看我在床上躺着也不说话，就掀开被子，钻了进来，鼻子在我耳后蹭着，他好像很喜欢我的长发，总是把头埋进我的发丝里，时不时地还会用手撩着我的发丝说：「亦清的头发真好，又黑又亮。」

但是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他亲昵，转了个身背对他。

他没有停下动作，手还在往我的衣服里伸：「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心情不好？」

我躲着他的手说：「没有，我就是逛街有点累了。」



他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我以为他就要走了，结果突然拉过我的肩膀把我翻了过来，说话也变得阴阳怪气：「苏亦清，不就是看见王季晨了吗？回来都不让我碰了，怎么？为他守身如玉？」

我瞪着眼睛看着他，觉得他简直是无理取闹：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他没关系！」

「没关系他会管你跟不跟我在一起？他对你的心思，我就是看一眼也看得出来，至于你的心思，你自己知道。」

「我没有……」我不知道我还要怎样辩解。

「那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真心。」说着就撕扯着我的睡衣扣子。

我两只手下意识的阻挡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一脸。

他把我的两个手腕举过头顶，一只手按着，另一只手继续解着扣子。

「时先生，我错了，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对……」我的求饶没有用，他冰冷的眼神让我痛彻骨髓。

我也明白了，他开心的时候，可以不在意我的小性子，但是他不爽的时候，就是把自己埋进尘埃里，他也不会怜惜一点。

试探他的底线就像是摸老虎的屁股，摸得舒服了，他会像大猫一样贴着你，摸不舒服了，一口就能咬断你的喉咙。

他阴晴不定的脾气，也让我很难摸得清，只能小心翼翼，尽量让他满意。

满身都是他留下的痕迹，即使穿高领的衣服都遮不住脖子和耳后的红印，浑身酸痛，晚饭都不想下楼吃。

我轻声跟他说：「时先生，我不饿，晚饭就不下去吃了。」

聪明如他，又怎么不知道我的小心思，还不是知道我不想让焦姨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

他没理我，只是说了一句：「下楼吃饭。」就出门了。

也是，焦姨也是他请来的阿姨，我在她面前又有什么可装的。

他也是借机提醒我，让我认清自己的身份。

我索性穿着开领的睡衣，就下去了，脖子和胸前的印记，倒也没必要遮，餐椅上，我又给自己拿了一个厚实一点的坐垫坐下了。
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只是低头吃饭。

我根本吃不下，机械地往嘴里塞，总算是咽了半碗饭，就放下筷子。

他没离桌，我也不敢动。

他只是喃喃地说道：「亦清，又回到刚来的时候那样，胆小不敢说话……」

我心里冷笑，这不是多亏了你的威力。

我也打起精神，讨好地笑道：「时先生，今晚我可以在你房间睡吗，总觉得你的床舒服。」

他看着我的笑脸，表情很复杂，半天说了一句：「亦清，你也不用这样的。」

我很少这样主动，他大概也知道我刚才被他吓到了。

我忍着泪水继续笑着说：「你不想跟我睡吗？」

「刚才……」

「刚才就当是情趣了。」

晚上他对我不再像下午那样粗暴了，我也尽量迎合他，他看起来很开心，还吻了我，跟我说晚安。

他虽然脾气不好琢磨，但是我知道他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很强，有时候只要满足他的心理建设，让他感觉到，你属于他，他就会开心一点。

这一晚，他在我身边睡得很香甜，我却一宿没睡。

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才能结束，理想一点，以他换女人的速度，我可能大学还没毕业就可以离开他了，但是万一到了大学毕业他没有把我甩了呢？

我难道要一直当他的情人？

以他的脾气，我知道，我是不可能拥有发言权的，只能看他愿不愿意。

希望到时候他对我能有些情谊，可以放我走。
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对我都像以前一样好，甚至还要更贴心一点，即使在外面有什么不顺心，对我还都是尽量保持温柔。

我也渐渐摸索出了和他的相处方式。有时候不知道如何应对，只要「听话」就好了。

我就在这种虚假的「甜蜜」当中，艰难苟活。

还好，过完年，就快开学了，开学之后，我不用再实习，所以晚上倒也不必回来睡，他竟然也答应了周一到周四在宿舍住，周五晚上把我接回家。

在学校的生活，让我觉得我还像个正常人，我可以正常上课，正常与同学相处，与其他大学生一样。

周末回到那个别墅，我的生活就是围绕着那个男人。

星期五，威西在巷子里等我，我出门却碰到了王警官，我不想再因为他的出现，让我费尽心思才换来时羽对我建立起来的信心，再功亏一篑，这次一定要说清楚。

「亦清，你还跟时羽在一起吗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这么长时间，你还不清楚他是什么人吗？我每次见他，他身边的女人可都不一样。」他把「女人」两个字咬得很重，大概是希望一棒子把我打醒。

「我清楚。」

「你图他什么？有钱吗？」他已经咬牙切齿了。

「对，谁不喜欢钱？」我尽量说得绝情。

「我也可以。」

「王警官，你别说胡话了，之前你帮助过我，我谢谢你，但是现在，你有什么心思我也懒得猜，就当是最后帮我一次，不要再来找我了，你也知道，时羽是个危险人物，你这样只会害我。」

「你离开他不行吗？」